

## 非主流大學生

文 · 圖/陳柔縉

\_\_一的「國父思想」課,講師姓陳,眼鏡框上 沿有一横寬邊,扮得面容幾分老沉。第一 次上課,老師一一點名,並以看相的姿態品評同 學。叫到我的名字,老師看著我,發現甚麼似的 說:「喔!我看見你們班的第一個法官了!」

我的大學以如此斷命為序幕,實情發展卻完 全脫軌演出。

進法律系那一年是1982的秋天,之前的北一 女牛活,完全被浸泡在瘋狂的愛國教育裡。操場 邊,立著比人高比公車長的標語牌,「愛國必須 反共·反共必須團結」,看板兩邊還有兩朵梅花 圖案,每天遠遠的、默默的、慢慢的、一滴一滴 的,往大腦灌水泥漿。

高一有一次作文練習,因我從高雄到臺北就 讀一女中,所以在簿子裡寫了「我是外地生」, 離家思鄉,可以體會大陸變色、被迫離鄉的痛云 云,竟硬生生被谷姓老師用紅墨水毛筆,在「外



在大一迎新會上。

地生 」 三個字上畫兩條線 ,旁邊加上「大陸人」 三個字。現在想起來,頗為傻眼;我籍貫不屬大 陸,幾代祖先在一個叫「番仔庄」的村子生養, 應是漢化平埔家族,與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因緣, 只有一位堂姐夫是所謂的外省人。但當時,我肯 定也沒有疑惑或忿忿。

時代大風這樣吹,班上大風也這樣吹,我內 心的大風也這樣吹,「要做時代女青年」的氣氛 瀰漫, 聯考志願只填法政計會科系。結果, 同學 50幾人,有7人踢著正步似的,一起進了法律系。

彷如佛門弟子三句不離「阿彌陀佛」, 法律 系的主流口頭禪是「維護正義」,多數同學好像 都義無反顧投入這個偉大理念的懷抱,我卻顯得 困難重重,熱情不足。法律系的學生把法官或律 師奉為正義化身,但我老覺得這兩個職業,每天 與黑暗周旋,來到面前的,非殺據,即爭吵,對 社會的功能,是消極止亂,而非積極開拓美好。 當時,我認為去行政機關做事比去法院有建設 性。

大二開始,回到徐州路法學院上課,同學紛 紛就戰鬥位置,抱著六法全書和一堆教科書往法 圖念書去了。法律服務社也是熱門去處,可以跟 隨學長學姐,從實際的案子精進法學知識,熟練 司法實務操作。法服那個房子,對我來說,卻始 終是路邊的一棟房子。我對法服的認識只有一 件;法服的指導教授邱聯恭有日本作風,剛直守 法,他從法學院小門過紹興南街,絕對繞遠路走 斑馬線,而不像大家抄直線,直接穿越。



和法律系同學在法學院合影。左邊兩位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。 我是右邊那一個。

對未來,同學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,少有 徬徨。而我,一直疏離在系外,成績偶有紅字, 還補考過。同學到法圖K書,我卻只跟館員小姐 聊天,到地下室書庫去胡亂翻發黃的TIME雜誌。 看蠹蟲折磨老書,吃出小條小條洞洞,是待在法 學院最新鮮刺激的事。

於是,我變成法律系的非主流學生,好像留 在總區,沒跟著搬過去似的。在總區,總有許多 更有趣的課。

高中一年級下學期開始,我經常在清晨昏倒。青春不知愁,日子一天一天過,昏倒跟鬧肚子痛差不多,過了也忘了。但是,大一剛開學,被一位高明的臺大醫生判定是癲癇之後,心情跟猛轉小提琴弦栓一般,琴弦緊到欲斷。醫生說,病本身不致命,吃藥控制即可,但要防範昏倒在不適當的地方,例如泳池裡、尖銳的石頭邊、騎車的路上。生命突變成不確定,死神似乎已來到門口。猛來的憂慮如刀,抵住我的咽喉,我忽然喪失說話的意願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,我一個人

在椰林大道和教室之間穿梭,沒跟任何人說半句話。

有一天,人類學系的同學推薦我去上方瑜教 授的國文,這堂課開給工管系(當時是法學院商 學系工商管理組),和我原本的衝堂,因不願錯 過方老師,所以翹了幾乎整個學期法律系國文 課。

方老師午後第七、第八堂的課,過午我已經在等。普通教室後方有一棵大樹,樹幹不瘦,我記得曾經坐靠在樹下等,看著書,不知不覺以樹為枕,悠悠睡著。我現在這樣追憶方瑜老師的課,雖然已是快30年前的事,內心依然如春風拂葉,激動而愉快。

方老師那時愛講莊子。傳說中的彭祖好長壽,但靈龜五百年才算一個春天,靈龜長壽嗎?不,上古有一棵樹以八千年為一秋。老師引導我們去想莊子所說「沒有比夭折的嬰兒更長壽的,而彭祖是短命」的道理。

我內心「哇」聲連連,隱約頓悟了「相對」



1982年文學院學代會印給新生的參考書單,法學院就沒有這種有趣的東西。

## 的青春紀事

的概念。世間沒有絕對的大和絕對的小,人活120 歲是一輩子,小蟲朝生夕死,何嘗不是一輩子。 若我明天即死,18歲的生命就是可憐短命嗎?高 壽98就比較值得高興嗎?不不不,世事無絕對, 若我不「執著」一端,不掉進某些文字或概念的 牢籠,我就得到心靈的自由,就能無處而不自在 了。甚至,我願意的話,何不把一天想成三天, 一小時切成兩小時那樣來認真努力,壽命不也變 長了。我開始常常告訴自己,順其自然,這樣、 那樣都好

之後,整個大學時代,我對內心世界的追 問,更甚其他。曾去旁聽郭博文教授的哲學概 論、王文興老師的小說選《異鄉人》,也興味盎 然讀著鈴木大拙、佛洛姆、傅偉勳、黃光國等 人講禪的書。有外校學長借禁書給我,所以, 也激動讀了巴金、蕭紅和老舍的小說。羅素那 篇「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徒」,在我的回憶 房間裡,也占著大椅子;羅素讓我學到一個字 "SKEPTICAL" (懷疑的),對所有飄過眼前之 事,固然有直覺有情感,但對結論,我下得很 慢,常忍不住從南從北從天從地從山從海從古從 今從我從他的角度,東看西想。

對於念書,始終像一隻羊,埋頭吃草,動作

緩慢,沒有方向,沒有計畫,卻也不著急。有 一天,站在法學院公告欄走廊,蘇姓女同學翻 我的背包,問我:「又在讀甚麼?」她知道我 身在法學院,心在文學院;反正,背包裡總有 一、兩本非法律的書。

不過,文學院中,未旁聽過半堂歷史系的 課,現在,我卻連年在寫臺灣歷史的書。人生 轉折變化,奇妙如此。

回首來時路,我一直順著自己的心過每一 天。從跑政治新聞、離開職場、閉戶研究政商 家族的臍帶與裙帶關係、結婚養兒、居家寫政 治評論、埋在圖書館找臺灣史資料,看似不順 理的一步接一步,卻自在成章,沒有勉強,都 依當下心的方向,高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這 一切都源於方瑜教授的國文課,人生似乎從那 一刻重新牛氣勃勃出發。

有一天,我將像路邊小花小草枯萎,那 一天到來之前的目前為止,每天我好像都過 得挺高興,自我感覺超良好。印象中,不曾 跟方瑜老師說過半句話,但她是我在大學最 感謝的老師,她的大一國文課也是我在臺大 最喜歡的一堂課,讓我當非主流法律系學生 當得很自在。 🐧



## 陳柔縉小檔案

陳柔縉是作家,常見專欄和著書。1986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,未走主流的司法道路,進 入《聯合報》和《新新聞周刊》,當記者,跑政治新聞。為探究威權政治本質之一的「關 係」,辭職著書,寫出《總統是我家親戚》(本書後增修版改名《總統的親戚》),是瞭 解臺灣社會階層和政治關係的經典之作。最近幾年,連續寫出臺灣歷史的相關著作,更開 拓一般人對臺灣史的視野;《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曾獲《聯合報》非文學類十大好書、 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書金鼎獎,《宮前町九十番地》曾獲《中國時報》開卷中文類十大 好書、誠品達人選書第一名。目前以發掘日本時代臺灣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,相關著書有 《囍事臺灣》、《臺灣摩登老廣告》,最新作品將於11月底出版。